國朝宮史續編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八十九

書籍十五

史學二

御纂評鑑闡要一部

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臣劉統勳等恭修通

鑑輯覽成

親製評語凡八百餘條釐為十二卷

聖製評鑑闡要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奪足以貽萬世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徵辭旨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家已上總論等五種雜引諸家之說或稱胡氏宏胡氏一桂熊氏禾並無專家主名且有自稱愚按者考前編第一卷首載外紀乃元

陳桱編次則各種所引皆桱采集無跋正編之中凡例朱子著發明尹起莘著書法劉友益著考異汪克寬著集覽王幼學著考證徐昭文著正誤陳濟著質實馮智舒著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合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

也欽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書者凛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

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

竄者亦七之二云

御批通鑑輯覽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一部

乾隆三十三年

勅撰以明正德中李東陽等所修通鑑纂要舛漏

命詳考史傳著為此編凡書法褒貶一秉

聖裁其沿訛踵謬之處

親為諭定至明季福王

特命於乙酉一年分注以存其位號而唐桂二王遺

事並

詔續為編錄凡一百十六卷附四卷
聖製書通鑑輯覽明崇禎甲申紀年事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中
中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
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
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
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於元亡
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
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

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為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擅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愧於心而貽來世之議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臨京

師亦不遂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惱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剏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竊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是同例不可仍　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王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持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

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

乎

聖製命通鑑輯覽附紀明唐桂二王事蹟諭

甲申歲我國家既定鼎京師而明福王朱由崧為南京諸臣迎立改元首尾一載其後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相繼稱號者又十有餘年當時以其事涉本朝開創之初凡所紀年號例從芟削即朱璘之明紀輯畧亦以附三王紀年為淅江撫臣等所奏燬茲以搜訪遺籍外省奏進此書閱其體例非不尊崇本朝

且無犯諱字跡徒以附紀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概禁之列前命編纂通鑑輯覽館臣請不錄福王事實因念歷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繫乎萬世公論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習以曲筆妄為高下朕實鄙之即如福王承其遺緒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能立國自强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書法絕之特命於明崇禎末附紀福王年號仍用雙行分注而提綱則書明以為別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盖

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也至於唐王
桂王遁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為國正與宋末
昰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本不得等於福王之
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今思二王究為明室宗支
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偽託也且其始末雖無足道
而奔竄事蹟亦多有可考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
或致失實無稽轉不若為之約舉大凡俾知二王窮
蹙情形不過如此更可以正傳聞之為舛又其下諸
臣以旅拒王師者向多以偽官目之然其間如白文

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横行把持國是者亦無足齒録若其他各為其主始終不屈以至隕首捐軀者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仿彿雖混一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關有死無貳洵無愧人臣忠於所事之義迨今日久遂將泯没朕甚憫之亦宜畧為紀録使之有傳於後設以為載筆有體則凡事涉二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稱之用存偏正之別而

其臣則竟書為某王之某官某概不必斥之為偽也
明紀輯略已命有司弛其禁而通鑑輯覽校刊將竣
其令四庫全書館總裁銓叙唐桂二王本末別為附
錄卷尾凡彼時仗節死義之人考訂事迹悉與備書
朕將親為裁定宣付刊行俾讀者咸知朕大中至正
未嘗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間而崇獎忠貞亦足以為
世道人心之勸書成即以此諭同御製輯覽原序並
冠卷端庶將來有所參考喻朕意焉
聖製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

通鑑輯覽附錄之載唐王桂王所以匹於宋之帝昺
帝昰以示萬世之實錄也館臣以吳三桂為叛臣不
書其擒桂王由榔事而以屬之愛星阿夫愛星阿固
為定西將軍領兵而三桂彼時實為平西大將軍且
必應殄滅由榔三患二難之議發自三桂即後之進
兵緬甸歐李定國降白文選皆出自三桂之籌畫
其功固不可泯也然其諸籌豈實為我國家哉彼時
伊已具欲據滇黔而有之之心由榔定國文選而在
伊豈能據之哉蓋自古權奸無時無之亦無地無之

三桂之必欲滅由榔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之必欲滅達瓦齊達瓦齊而在阿睦爾撒納必不能據準噶爾（詳見西師詩及開惑論）則彼之為我宣力皆所以自為也今昔相形三桂之奸計畢露又何不可功則功之而罪則罪之乎其依國史三桂傳盡載其入緬事莫刪昔許于將之相曹操兩言擬其妾而操亦喜適所舉二人頗甚類之亦在用之而已矣又在先覺之俾毋出我範圍而已矣

聖製書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卷識語

偶覽所書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以吳三桂之擒桂王由榔與阿睦爾撒納之欲滅達瓦齊事適相同蓋彼時洞見逆賊蓄心竊據已久然非藉大朝聲靈兵力必不能速成功以逞其私故其為我宣力正所以自為謀古來奸雄類皆知是總在人君有以燭其隱微不事億逆而狡獪技倆自無所施耳因命將阿睦爾撒納所奏二摺繙譯清漢並其本文附錄首末以示萬世之馭遠夷者乾隆甲寅冬八十四老人御識

聖製閱通鑑輯覽作 辛亥

厥次三冬勤歲餘四千三百閱居諸書凡一百二十卷自黃帝元年甲子至崇禎甲申凡四千三百十一年云四千三百者舉成數也正惟尊統偏嚴統善足師予惡戒予雖曰知乎行未遠亦云好去聲矣體猶疎編年看到甲申例自愜平生縛讀書初命編纂通鑑輯覽館臣於明紀之末請不錄福王事予意以為福王當日苟能立國自強未書不可比宋之南渡雖孱弱荒淫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書於甲申即書明亡也因特命於甲申後仍用雙行分注附紀福王年號及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以絕之至唐桂二王僅跡閩滇已不成其為國正與宋之昺是二王流離海島者相似然究係明室宗支不同於異姓之僭竊是以復命館臣詮敘唐桂二王本末編次卷尾且

使後世有所徵信其彼時伏節死義之人並令考訂
事蹟悉予備書以示崇奬自宋修元書多軒本朝而
輕勝國皆出於一己之私見而不合乎天理人情之
公不可以作史並不可以讀書此編體例一本至公
以為萬世君臣法戒史策權
衡幾餘兩編相對差不負耳

欽定訂正通鑑綱目續編一部

先是通鑑綱目續編義例有未協之處於乾
隆四十七年奉
勅訂正卷數一如前書
聖製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諭
朕披閱

御批通鑑綱目續編內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鑑一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內有一語如發明廣義之肆口嫚罵所云乎向命儒臣編纂通鑑輯覽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經朕親加訂正頒示天下如內中國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顧以中國之人載中國之事若司馬光朱子義例森嚴亦不過欲辨明正統未有肆行嫚罵

者朕於通鑑輯覽內存弘光年號且將唐王桂王事
蹟附錄於後又諭存楊維楨正統辨使天下後世曉
然於春秋之義實為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至
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
關右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
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中外過於軒輊逞其一偏
之見妄肆譏訕毋論桀犬之吠固屬無當即區別統
系昭示來許亦並不在乎此也況前史載南北朝相
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 各為其主或故為此訕笑之

詞至史筆係千秋論定豈可騁私臆而廢公道乎夫歷代興亡前鑒不遠人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兢兢業業以綿億萬載之丕基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誠不在乎區區口舌之爭若主中國而不能守如宋徽欽之稱臣稱姪於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為墟即使史官記載曲為掩飾亦何補耶所有通鑑綱目續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應按照新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明廣義內三朝時事不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之

處著交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爲刪潤以符孔子春秋體例仍令粘籤進呈候朕閱定並將此諭冠之編首交武英殿照改本更正後發交直省督撫各一部令各照本抽改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聖製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

甚矣周禮等發明廣義之爲誣而謬也大一統而斥偏安内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茲發明廣

義乃専以貴中華賤夷狄之事責中華賤夷狄猶可
也至於吹毛求疵顛倒是非則不可而矢口謾罵誣
句為黑又豈溫良君子之所為哉嘗考遼金元三朝
惟金世宗元世世祖二帝最為賢明史冊具在美不勝
書而廣義則曰世宗固一世之賢君雖中華令主何
以過之然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要亦天厭
其德故使之有君無臣僅成一代之小康耳夫賢如
金世宗而又責其無臣且謂天厭厥德金世宗有何
德之可厭豈非中外之見芥蔕於胸腹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乎又如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一條金主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此正敦尚節儉率由舊章發明仍云用夏變夷固為美事奚必禁而絕之特書曰禁深貶之也夫以遵舊制不忘本者而貶之尤為拘迂紕繆且自古變祖宗之章服制度者不數世而國勢衰弱元魏遼元已事可鑒彰彰甚明秉筆者獨不觀前史之事乎最其甚者蒙古額呼布格自歸於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等伏誅一事額呼布格世祖介弟也受

命鎮和林乃敢搆逆興兵僭稱尊號其罪可勝誅乎
元世祖以諸王乃大祖之裔不忍加戮惟誅布拉噶
等此世祖之大度曲貸其死可謂韙矣乃發明謂世
祖致令其弟僭立和林則所以處之未盡其道布格
之悖未如象之頑而世祖處弟之友豈不有愧於舜
乎云云其言尤為背謬夫象之傲不過不順於家所
為鬩牆之釁耳顏呼布格則儼然稱帝謀危宗社也
其罪之輕重大小不待智者明之而猶謂不如象之
頑乎益不然矣且春秋之義善善欲長從未有以堯

舜責人者若象於舜升庸之後如穎哼布格之所為舜亦未必復封之有庳而乃以此責元世祖非惟不公且不明矣又如書太子珍戩卒一條下載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初閱之以為太子珍戩令人毋讀蒙古書是忘本矣因重檢閱元史本傳則云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令入學巴拜即令其子入蒙古學逾年又見太子問讀何書其子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云云蓋珍戩之意以蒙古

人習蒙古書自其家傳舊學如今滿洲人之於清文童而習之不須入學始能也命學漢人文字則欲其兼通經史知古今事耳乃綱目刪改本文且云諭之以毋讀蒙古書則是毫釐千里而使後之讀綱目者竟以珍戢為忘本有是理乎總之是書之成乃成化時商輅等修輯其後周禮續為發明張時泰又續為廣義附刻於後吹毛求疵顛倒是非甚至矢口謾罵誣白為黑其所關於世道人心甚大昨既命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去其破口者以符孔子春秋之義

茲復舉其尤紕謬者數端用作題辭仍錄是書卷端以存是非曲直之公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俾覽古者得以折衷焉雖然千萬年後寧無如周禮輩其人者之顛倒是非誣白為黑者乎吾於是知懼矣然而悠悠之口其亦不必懼而已矣

御撰通鑑綱目三編一部

乾隆四十年

勅撰是書出有張廷玉等所撰本事跡漏落音譯失真至是

詔大學士 臣 舒赫德等改修義例本通鑑輯覽譯語
本新定遼金元史國語解分注則採明史紀
傳詳具始末作發明以闡書法作質實以備
攷證凡四十卷

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日奉

諭旨前曾命倣朱子通鑑綱目體例纂為明紀綱目
刊行已久茲披閱葉向高集見其論福藩田土疏
所叙向日旨意之養贍地土原給四萬頃鄉等屢
奏地土難以湊處王亦具辭令減去二萬頃云云

則福王當日所得之田僅二萬頃今紀昀載福王
常洵之國條云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
山東湖廣田益之與向高言不合又所載青海朶
顏等人名對音沿用鄙字與今所定同文韻統音
字及改正遼金元國語解未為畫一是張廷玉等
原辦綱目惟務書法謹嚴而未暇考覈精當尚不
足以昭傳信著交軍機大臣即於方畧館將原書
改纂以次進呈候朕親閱鑒定其原書著查繳
十八日奉

諭旨昨因明紀綱目考覈未為精當命軍機大臣將原書另行改輯候朕鑒定因思綱目三編雖亦曾經披覽但從前所進呈之書朕鑒閱尚不及近時之詳審若通鑑輯覽一書其中體例書法皆朕親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為法則此次改編綱目自當倣照辦理又明史內於元時人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尚沿舊時陋習如圖作為兎之類既於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今遼金元史已命軍機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書豈

轉可聽其訛謬現在改辦明紀綱目著將明史一併查改以貽傳信朕非於此等音譯字面有所偏袒蓋各國語音不同本難意存牽合即如滿洲蒙古人譯為漢文此音彼字兩不相涉乃見小無識之徒欲以音義之優劣強為分別軒輊實不值一噱朕每見法司爰書有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者輒令改寫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𤞑亦令將犬旁刪去誠以此等無關褒貶而適形鄙俚實無足取況當海寓同文之世又豈可不務為公溥乎將

此通諭知之所有原頒明史及綱目三編俟改正
時並着查繳
欽定明史本紀一部
此書經始於康熙十八年續修於雍正二年
告成於乾隆四年至是四十二年因本紀中
有疏畧不足以資論定奉
勅補纂凡二十四卷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
諭旨前因明史內於蒙古人地名音譯未真特命館

臣照遼金元三史例查覈改訂並就原板扣筭字數刊正其間增損成文不過數字而止於原書體例無多更易茲閱所進纂改之英宗本紀如正統十四年巡撫福建御史汪澄棄市並殺前巡按御史柴文顯同時殺兩御史而未詳其獲罪之由不足以資論定又土木之敗由於王振挾主親征遣衆輕出及敵鋒既迫猶以顧戀輜重不即退軍致英宗為額森所乘陷身漠北乃紀中於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為疎畧雖本紀為全史綱領體尚謹嚴

而於帝王政刑征伐之大端關係國家隆替者豈可拘泥書法闕而不備致讀者無以考鏡其得失蓋緣當時紀事每多諱飾又往往偏徇不公而明史修自本朝屢淹歲月直至朕御極以後始克勒成一書其時秉筆諸臣因時代既遠傳聞異辭惟恐涉冗濫之嫌遂爾意存簡括於事蹟要領不能臚紀精詳於史法尚未允協前因明紀綱目所載本末未為賅備降旨另行改輯所有明史本紀並著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珅劉墉等將原本逐一

考覈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意精當仍以次繕進

候朕親閱鑒定重刊頒行用昭倚信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九十

書籍十六

史學三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一部

乾隆四十八年

勅纂自周迄元明凡册立儲貳義關鑑戒者備臚事

實首載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聖諭凡六卷五十年校刊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九卿等趙申喬陳奏皇太子為國本應行冊立朕自幼讀書凡事留意纖悉無遺況建儲大事朕豈忘懷但關係重大有未可輕立者昔立允礽為皇太子時索額圖懷私倡議凡皇太子服御諸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注幾與朕相似驕縱之漸實由於此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

太祖皇帝並未豫立太子

太宗皇帝亦未豫立太子漢唐以來太子幼沖尚保
無事若太子年長其左右羣小結黨營私鮮有能
無事者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安得有克盡子道如
武王者今衆皇子學問見識不後於人但年俱長
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
即使立之能保將來無事乎且為君難為臣不易
古來人君窮兵黷武者有之崇尚佛老者有之任
用名法者有之朕御極五十餘年朝乾夕惕上念
祖宗遺緒之重下念臣民仰望之殷乾綱獨斷柔遠

能遵體卹臣庶毫無私心當吳三桂叛亂時已失
八省勢幾危矣朕灼知滿漢蒙古之心各加任用
勵精圖治轉危為安是以數十年來海宇寧靖今
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為心者方可立之豈宜
輕舉即臣僚為國為民念茲在茲先憂後樂者實
不易得太子之為國本朕豈不知立非其人關係
匪輕朕將允礽從幼教訓迨後長成變為暴虐無
所不為不知忠孝不識廉恥行事乖戾有不可言
者推其故皆由瘋狂成疾迷惑所致此疾有二十

餘載矣凡人醉後傷人醒時知悔伊似長醉不醒所為過惡身不自知伊之儀表及學問才技俱有可觀令一至於此非瘋狂而何自廢而復立以來朕尤加意教訓心血耗盡因伊狂疾終不全愈故又行廢黜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大學云人莫知其子之惡蓋父之於子嚴不可寬亦不可誠為難事如朕方能處置得宜耳爾諸大臣俱各有子凡人幼時猶可教訓及其長成一誘於黨類便各有所為不復能拘制

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輕定特召集爾衆大臣明示

朕意趙申喬所奏摺著發還

臣等謹案古今儲貳金鑑卷首恭載

高宗純皇帝諭旨謹分載典禮門

欽定續文獻通考一部

是書自乾隆十二年

勅撰至三十七年告成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跡續

馬端臨之舊凡二百五十二卷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一部

初與續文獻通考為一編乾隆二十年
命自
開國以後專為一書其二十四門初亦仍馬氏之目
茲恪遵
諭旨增羣廟羣祀二門為二十六門凡三百卷
欽定歷代職官表一部
乾隆四十五年
勅撰敘述本朝內外文武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
同之處并增本朝八旗官制及新疆官制分

門詳訂凡七十二卷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

諭旨國初設官分職不殊周官法制及定鼎中原參稽前代不繁不簡最為詳備其間因革損益名異實同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奮庸熙載亮采惠疇周則監於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為丞相為中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為大學士其實官名雖異職守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簡用得

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即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艱厥后庶臣克艱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即今之六部周禮典制纂詳要亦本於唐虞司徒秩宗諸職外而督撫自秦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即唐虞十二牧之遺歷朝改革建置紛如難以勝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秩然至於援古證今今之

某官即前某代某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
允宜勒定成書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現在
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即派總纂總校之紀
昀陸費墀陸錫熊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
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
史博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遺其議
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
火器營內務府並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
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

由總裁覆覈陸續進呈候朕閱定書成後即以此
旨冠於卷首不必請序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
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之盛國首論丞相一官
餘可類推覽是編者其各顧名思義凛然於天工
人代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克艱無曠之義
欽哉

欽定明臣奏議一部

乾隆四十六年

勅輯明代諸臣奏疏未有定本兹擇其危言讜論得

失攸關以著勸懲而垂法戒胥按其時代編

入凡四十卷

聖製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諭

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為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藎臣傑士風節偉着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

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内有因避濡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綴旒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絶種種秕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埸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為

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為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為蒐採裒集成編即有違礙字句祇須畧為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

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為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為纂修校錄陸續進呈俟朕親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刊刻仍鈔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

端所有前次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
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
欽定皇清奏議一部
順治元年起至乾隆九年止凡四十冊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一部
乾隆四十年
敕撰凡三千六百餘人分專謚通謚祠祀三等人各
錄其事跡為傳凡十二卷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諭旨大學士九卿等將明季並建文時殉節諸臣覈
查悉按史乘擬予專謚通謚及應入祀忠義祠者
分冊具奏甚為允協著照所議行其進呈各冊於
姓名事實摘具梗概頗見詳備著名為勝朝殉節
諸臣錄交武英殿刊刻頒行即以原頒諭旨錄冠
卷首仍附載廷臣所上議疏朕特製詩篇題識簡
端用以埀示久遠至大學士等議覆張若溎奏請
勅限訪查一摺所駁亦甚是張若溎原奏固為善
善從長之意但現在廷臣等考覈釐次以明史及

輯纂爲據旁及一統志及各省通志參互考證其
仗節死義者已有三千六百餘人是因世近可徵
而朕加恩訪錄迴非漢唐宋諸朝所可及不可謂
不多今既各加旌典俾得共與闡揚於崇奬忠貞
風勵臣節之道已無遺憾即使再加蒐採亦未必
能復廣至十八於此事全局有何增益而稽諸文
獻無徵之餘必至真偽混淆轉不足以昭傳信且
恐有司詢訪不免於吏胥輩藉端滋擾里閭更非
朕矜卹遺忠之本意此事亦著照所議毋庸辦理

並以此旨及議駁稿備載卷首仍將此通諭知之

聖製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諭

崇奬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聞未暇徧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

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令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媿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迹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

人始若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
湮沒不彰允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
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概
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
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
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新製書事一

備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顔行者原當多為獨雖然迹其冒
鏑攖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
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
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欒賊亡身凜凜猶有生
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
橫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搤掔不平福
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予

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衮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予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扶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

予以謚號一準

世祖時例行其令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

以聞

聖製命議謚前明靖難殉節諸臣諭

前以明季殉節諸臣各為其主義烈可嘉爰命大學士九卿等集議予謚所以獎闡忠貞風勵臣節也今復思建文革除之際其臣之仗節死事者亦具載史傳當時永樂一藩臣耳乃犯順稱兵陰謀篡奪諸臣以大義自矢故當不共戴天雖齊泰黃子澄輕率寡

謀方孝孺識見迂濶未足以輔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鋤強之心實堪共諒迨大事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詞抵斥雖隕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爲無慚名教者他若景清鐵鉉輩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其致命縱各不同而志節凛然如在下至東湖樵夫補鍋匠之流姓名即隱晦不彰其心蹟固可追溯也特以永樂殘刻性成淫刑以逞屠戮之慘極於瓜蔓牽連殆非人理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憤而痛嫉之雖其中葉少弛厲禁而彼時臣子徇私曲諱終不獲顯示褒揚

伏忠臣義士之氣久弗克伸良可憫惻夫以勝國革命之時其抗我顏行者尚念其忠於所事特命表章矧建文諸臣不幸遘遭內難為國捐生成仁取義顧可令其湮沒於千百世下耶允宜再集廷議並予易名以發幽光而昭公道其覈實條具以聞

聖製命議諡前明靖難殉節諸臣詩以誌事 有序

丙申

明建文革除之際其臣之伏節死難者史冊所載甚多當時永樂以藩臣犯順陰謀奪國諸人自當

義不戴天雖齊泰黃子澄輩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遠然其尊主鋤强之心實堪共諒其他如景清鐵鉉等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甚至如東湖樵夫補鍋匠之流雖姓名不彰而其心均足嘉憫特以永樂殘刻性成屠戮之慘極於瓜蔓殆非人理朕讀史至此未嘗不深為憤恨夫以勝國革命之時其抗我顏行者尚念其忠於所事特予表章矧建文諸臣遘遭內難取義成仁豈可令忠臣義士之氣湮沒弗伸既命大學士等一體查議予謚

以發幽光而昭公道復成長什以誌其事

項羽阬降本秦卒黃巢縱殺乃唐人豈如永樂誅戮者都是孝陵培養臣氏蔓牽連何慘酷松凋節烈總忠純方齊謀拙斯宜恕景鐵心貞實絕倫潛德幽光賴寘闡成仁取義忍沉淪勒章七字聊表舊惇史千秋閱重去聲新

聖製題勝朝殉節諸臣錄詩有序　丙申

昨以勝國殉節之臣各能忠於所事不可令其湮沒不彰特敕大學士九卿等稽考史書核議予諡

入祠以昭軫慰其建文諸臣之死事者並命甄議

兹大學士等議上錄其生平大節表著者予以專

謚餘則通謚為忠烈忠節次則通謚為烈愍節愍

統計一千六百餘人若諸生韋布未通仕籍及姓

名無考如山樵市隱之流則入祀所在忠義祠統

計又二千餘人各為一冊呈進覽之均為允協因

名之曰勝朝殉節諸臣錄冠以所頒諭旨附載廷

臣議疏彚〻頒行俾天下後世讀史者有所考質

夫以明季死事諸臣多至如許迥非漢唐宋所可

及錄而旌之亦累朝所未舉行似亦足以褒顯忠貞風勵臣節固不必如張若澂所請之遍行訪查徒滋紛擾致無了期且即再入數千人於表章大義亦無所增減廷臣駁議惟題亦並載之爰題詩簡端用示大意

信史由來貴癉彰勝朝殉節與襢卹五常萬古既云樹潛德幽光允賴揚等度早傳遼與宋宋李若水從欽宗至金營不屈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後先直邁漢和唐諸臣泉壤應相慶捨死初心久乃償

欽定功臣傳三集一部

乾隆四十四年

勅纂自乾隆二十三年以後征勦緬甸兩金川烏什

臨清等處抒忠効命之文武大臣官員一千

一百一人兵丁一萬八千八十八人凡六十五

卷繙譯本與漢本同

欽定功臣傳四集一部

乾隆五十三年

勅纂紀征勦撒拉爾並石峯堡等處抒忠効命之文

武大臣官員一百三人兵丁一千八百一人

凡十二卷繙譯本與漢本同

欽定功臣傳續集一部

乾隆五十九年

勅纂紀征勦臺灣安南等處捋忠効命之文武大臣

官員三百二人兵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七

人凡六十六卷繙譯本與漢本同

欽定功臣傳續集一部

乾隆六十年

敕纂紀征勦廓爾喀抒忠効命之文武大臣官員一百六十二人兵丁一千九百三十八人凡二十三卷繙譯本與漢本同

欽定功臣傳續集一部

嘉慶三年

敕纂紀征勦湖南貴州苗匪抒忠効命之文武大臣官員二百六十人兵丁六千五十三人凡七十二卷繙譯本與漢本同

欽定功臣傳續集一部

嘉慶八年

勅纂紀征勦貴州興義狆苗並雲南威遠猓匪抒

忠効命之官員七十六人兵丁一萬一千一

百八十三人凡九十六卷繙譯本與漢本同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九十一

書籍十七

志乘

臣等謹案志乘之書昭大一統之模稽建置詳封域備風俗析源流數典之資在是我

高宗純皇帝闢地開疆功昄章逾二萬里殊方星拱壯

我

皇輿廣矣大矣乃若紀

恩依上塞之莊揚

烈緬留都之跡

欽定熱河盛京兩志尤臚爭其炳奕禨焉至於滿洲

部族淵源八旗名爵事行以暨藩屬小徼長薩

叢之舊史辨嗚達素齊老之新圖自

神京達于八紘莫不眉列而掌睹斯則周禮誦

訓道方志之所未及者矣

欽定大清一統志一部

乾隆五十五年

勅修初於乾隆八年纂輯二十九年以戡定西域削

平兩金川

特詔重修泊新設承德府暨各藩部欽服畈章並廓

於是囊括輿圖博摭載籍綜為全書凡四百

四十二卷

欽定皇朝通志一部

乾隆三十二年

勅撰二十畧之目一仍鄭樵原書至於六書之備四

域七音之增三合天文彈歐邏巴之微地理

括伊犂河之外禮本官繪之圖樂本

御定之律藝文圖譜稽
中禁之秘藏草木蟲魚羅遐方之珍産皆鄭樵
所未及也凡一百四十四卷
欽定八旗通志一部
乾隆五十一年奉
勅重纂首列
天章
勅諭凡志十一曰旗分曰兵制曰職官曰氏族曰土
田曰典禮曰學校曰選舉曰營建曰藝文曰

人物凡表八曰封爵曰世職曰宗人府大臣曰內閣大臣曰部院大臣曰內大臣曰八旗都統曰直省大臣後列八旗大臣題名凡三百五十四卷嘉慶四年校刊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奉

諭旨四庫館進呈八旗通志一書朕加披閱其忠烈傳提要內詳載開國以來

列祖

列宗褒獎功勲風勵忠節之典而於乾隆年間恩卹

諸大政俱闕而不載如八旗陣亡官員世職襲次
已完朕特降恩旨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而綠營
官員陣亡議卹之例止得難廕一次非奉特旨加
恩不能得有世職昨年降旨凡有陣亡人員無論
漢人及旗人之用於綠營者總與旗人一體給與
世職即襲次已完亦照例給恩騎尉俾得賞延於
世蓋以官員等力戰敵愾効命疆埸其義烈實堪
嘉尚是以特沛殊恩使其子孫永承恩澤懋答前
勛甚盛典也乃通志內竟未登載則將來此書之

傳何足以羽翼國史昭示來茲再志內所載壯尼大即獲罕校他如昂邦章京阿思哈尼哈番之為子男阿達哈哈番之為輕車都尉拜他喇布拉哈番之為騎都尉拖沙拉哈番之為雲騎尉雖不便擅改原文亦當加按注明或請朕指示使後人開卷曉然方為傳信豈多人無一思及此但知遷延其事以為領桌飯之計乎是鈔史非修史矣前因遼金元三史人地名原文俱係當時國語而後之修史者不諳文義率以不善語言為之譯寫是以

數年來特命館臣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將語言
詳加改正錄板重修遂使當時名爵山川瞭如指
掌今以本朝之書乃止仍原文關載不為分晰注
明開列凡例以定章程是為前史盡心改正而於
本朝反不經意不幾貽笑將來傳疑後世辦理太
屬疎漏此書著交軍機大臣會同該總裁重加釐
訂詳悉添註加按進呈候朕閱定後再將文淵等
閣陳設之書一體改正所有原辦此書之總裁及
纂修等俱著逐一查明交部議處

欽定盛京通志一部
乾隆四十四年
勅撰
盛京舊有通志三十二卷叙述多所舛漏因
命補正勒為定本凡一百三十卷
欽定熱河志一部
乾隆四十五年
勅輯分二十四門曰
天章曰

巡典曰徠遠曰

行宮曰圍場曰疆域曰建置沿革曰晷度曰山

曰水曰學校曰藩衛曰寺廟曰文秩曰兵防

曰職官題名曰宦蹟曰人物曰食貨曰物產

曰古蹟曰故事曰外記曰藝文凡一百二十卷

聖製熱河志序

為各省之志書易為熱河之志書難彼其以漢人書

內地事且各府州縣本有晉乘楚檮杌舊而輯之其

易也不待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熱河之志則以關外

荒畧非內地而遼金元之史成於漢人之手所為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者然故曰難夫遼金元非若唐宋之興於內地而據有之也又其臣雖有漢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終一心於其主語言有所不解風尚有所不合且遼金元皆立國不久旋即遯出則所紀載欲其得中得實蓋亦難矣夫遼金元之史紀內地而欲其得中得實尚且難之況紀邊關以外荒畧之地乎其不能得中得實亦益明矣當今之時熱河之志不可不成者則以本朝荷

天之眷百有餘年累洽重熙漢人已數世被覆載生
育其言語風尚薰陶漸漬不可以遼金元之漢臣例
之亦理之必然況我
皇祖建山莊於此地非為一己豫遊寶貽萬世之締
構而顧可無書以垂永久乎山莊內本有溫泉出而
匯武列之水俗遂有熱河之稱茲雖為府為縣而仍
以熱河稱之者存其朔便於衆也
皇祖有詩云聚民至萬家蓋篳路之際人烟尚少後
乃閭閻日以富耕桑日以闢至於今將百年屹為都

會

皇祖雖嘗名之曰避暑山莊序詠三十六景而未輯志者其或有待耶抑亦文獻不足徵而遲遲為之耶山川里邑建置沿革與夫古蹟人物司事之臣雖捃摭遺逸猶有未備未信者其說具見於前而吾之序是書以行世者正所云在此不在彼

聖製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斷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蹤曩

或以熱河為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即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於察汗陀羅海（蒙古語察汗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漢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

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西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為賽音河為郭勒自霍爾霍克蒙古語謂熱合達巴漢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歷鍾鋒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於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於灤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

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梃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梃即今鍾鋒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賚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為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山川河流之序則不足據今考固都爾呼為西源茅溝為中源賚音郭勒為東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合

哉此其叙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為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為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察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泌水（亦名鮑邱水 即今潮河）為濡又從而傳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絡分合之由毋惟乎其外也或以為熱河既會濡而東入於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為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

部乃知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為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為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於此未入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而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乎近勅儒臣輯熱河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考之

聖製重訂熱河考䟦

右熱河考乃乾隆戊子秋駐山莊時所作內云黃河之源自星宿海蓋據康熙年間侍衛拉錫等所窮但至星宿海而止即指為河源是以

皇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亦以鄂敦漢云星宿他臘漢云罔海為河源也迨壬寅歲命侍衛阿彌達往窮河源親履目覩復命詳奏予始知星宿海尚非真源其西南上游一河蒙古語名阿勒坦漢云金郭勒漢云河其水黃色迴旋三百餘里入星宿海合流而下至貴德堡水色全

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蒙古語名噶達素（漢云北極）齊老（漢云石）其崖壁黃赤色上為天池瀝流百道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斯為中國黃河之真源也至羅布淖爾（漢云蒲昌海）伏流地中至此復出是又為阿勒坦郭勒之上源於是考詢始明確因著河源詩文並命館臣詳訂前史載記之訛輯為河源記略一書刊行頒布以決疑而傳信然玆事體大探博彼桑欽酈道元輩拘墟耳食無足論已即元史有星宿海為河源之文亦失之疎而誤譯鄂敦為火

發則漢人不通蒙古語之故耳使非若今日之版圖式廓予之精通蒙古語及漢文更詢之親履目覩之人率欲正千古之訛傳得其確實不亦難哉因閲舊考河源未臻更誌續得其源梗概如右乾隆甲寅孟秋御識

欽定滿洲源流考一部

乾隆四十二年

敕撰分四門曰部族附金史姓氏考曰疆域附明衛所城站考曰山川曰

國俗附官制文字及金史舊國語解考凡二十

卷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

諭旨頃閱金史世紀云金始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同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又後

漢書三韓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匾押之以石夫兒初墮地豈堪以石押頭其說甚悖於理國朝舊俗兒生數日置臥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匾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為異辰韓或亦類是范蔚宗不得其故曲為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韓命名第列辰韓馬韓弁韓而不詳其義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史家不知汗為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而庸鄙者甚至訛韓為族姓尤不足當一噱向曾有三韓訂謬之作惜未

令人盡讀之而共喻耳若唐時所稱雞林應即今吉林之訛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考證者致明季狂誕之徒尋摘字句肆為詆毀此如桀犬之吠無庸深較而外誤之甚者則不可以不辨若夫東夷之說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至於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為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

全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國之臣僕乎又有云我
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尚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世之計迨我國聲威日振明之綱紀日隳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害於是我

太祖赫然震怒以七大恨告
天興師報復自薩爾滸松山杏山諸戰大敗明兵明
人欲與我求和斥而不許彼尚安能輕侮我朝乎
且漢高乃秦之亭長唐祖乃隋之列公宋為周之
近臣明為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
我朝乃明與國當闖賊擾亂明社既移之後吳三
桂迎逆王師入關為報讐殺賊然後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一寰寓是得天下之堂堂
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國家誕膺

天春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禖履武
紀以為受
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
哩池即在長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
世紀稱唐時靺鞨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
樂是金之先即有字矣本朝國書則自
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
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我朝復為剏造
未可知也他如建州之沿革滿州之始基與夫古

今地名同異併當詳加稽考勒為一書垂示天下萬世著派大學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誥悉心檢覈分條編輯以次呈覽俟朕親加釐定用昭傳信而闢羣惑並將此通諭知之

欽定蒙古源流一部

原書蒙古小徹辰薩囊台吉撰乾隆四十二年

勅譯與元朝秘史約畧相同而敘述較為詳備凡八卷

欽定日下舊聞考一部

乾隆四十四年

敕纂就朱彝尊原本十三門增官署苑囿二門凡一百六十卷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奉

諭旨本朝朱彝尊日下舊聞一書博採史乘旁及稗官雜說薈萃而成視帝京景物畧燕都游覽志諸編較為該備數典者多資之第其書詳於考古而略於叢實每有所稽率難徵据非所以示傳信也

朕久欲詳加考證別為定本方今彙輯四庫全書
典籍大備訂譌衷是之作正當其時京畿為順天
府所隸而九門內外並轄於步軍統領衙門按籍
訪諮無難得實著福隆安英廉蔣錫棨劉純煒選
派所屬人員將朱彝尊原書所載各條逐一確覈
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實及承襲訛舛遺漏未登者
悉行分類臚載編為日下舊聞考並著于敏中總
其成每輯一門以次進呈候朕親加鑒定使天下
萬世知皇都閎麗信而有徵用以廣見聞而供研

錄書成後並即錄入四庫全書以垂永久其如何
釐定章程發凡起例之處著于敏中等悉心酌議
以聞

聖製日下舊聞考題辭二首第一章書緣起癸卯第二章書自敘

重考彝尊書以成七言權當序而行名因日下苟鳴
鶴蹟逮春明孫北平朱彝尊所編日下舊聞摭拾載籍及金石遺文分為十三門四十二卷頗為綜覈與北平孫承澤所著春明夢餘錄七十卷均有裨於帝都考證但其書不免罣漏淆訛因命館臣重加訂正其有春明夢餘錄內所載亦間採輯罣漏豈無補所闕淆訛
時有校從精百年熙皡繁文物朱彝尊書成於康熙二十七年今又及百

年太平熙皡民物繁昌自宮殿城市改置添建復編增為十五門成書一百六十卷名曰日下舊聞考

似勝三都及兩京

曾賦皇都與帝都癸酉年曾賦皇都帝都詩兩篇帝都詩言自古建都之地莫過燕京之據形勝皇都詩言今燕京體大物博戶口繁滋若玆形勝古今無金遷元復其久矣自金大德中遷都燕京城號中都元至元間改名大都明自金陵遷於北京我朝因之然其城郭宮殿凡數遷移率非金源之舊矣明築清修滋盛乎御苑法宮誠富此返淳還樸益殷吾論成知過淵衷寫余臨御四十餘年凡京師壇廟宮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莫不修整皆物給價工給值然究以頻興工作引為已過辛丑歲曾著知過論以自箴更勵聰聽奕葉圖

欽定河源紀畧一部

乾隆四十七年

勅纂首載

聖諭

聖製詩文暨凡例次圖說次列表次質實次證古次辨訛次記事次雜錄凡三十五卷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奉

諭旨今年春間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

窮河源告祭
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
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
勒坦即黃色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
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
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
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
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為
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

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為明

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即指為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并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為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

因賦河源詩一篇叙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昆侖之語考之於今昆侖當在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黄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按語為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復繞昆侖之北諸語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昆侖在回部

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為青海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即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為昆都倫即回部所謂昆侖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為回部之昆侖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錄一卷内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匯

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即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為備詳始末僅以

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畧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侖為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為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為熱河考即言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豬為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

云云今覆閲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爲之究極原委
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没其探
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
河源辨證諸書允宜通行校閲訂是正訛編輯河
源紀畧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
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
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訛頒布
刊刻並録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

聖製河源詩壬寅

惟嶽曰有五惟瀆曰有四四瀆河居一宏功贊

天地全隄護九曲通年每有事戊戌年儀封十六堡次口庚子年睢寧之郭家渡考城之張家油房攔堵均在南岸時辛丑秋儀封青龍岡漫口則在北岸欽予訂己

竭靈源致虔祭因遣侍衛往祭省青龍岡漫口因屢次合龍未就於本年二月內命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所奏星宿海情形有舊圖未備之處星宿海蒙古語鄂敦淖爾鄂敦即星宿淖爾即海也星宿海有泉千百涌出俱綠水惟西南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從東南流更折而西北回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因會諸綠水黃色微淺自此合流東下屈曲千七百餘里至貴德堡扶沙激浪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向以星宿海諸泉為河源雖未窮至

阿勒坦郭勒之上源而河由星宿海以行謂之源亦不致大相逕庭云窮源命必至歸來新圖呈舊圖稱未備舊云星宿海便即河源是叶蒙古語鄂敦鄂敦星宿謂此固非差訛然河其南寄因更向西行溯洄川益遂色赤作黄金别流無所屬詢以蒙古語曰阿勒两字作一字讀後仿此坦郭勒叶阿勒坦謂黄金郭勒則河義更西得巨石詢蒙古名字阿勒坦噶達素北極星名意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亭亭獨立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阿勒坦噶達素蒙古語北極星也齊老石也惟此一石峯其崖壁乃土作黄赤色更無草木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湧釃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實黄河真源也司水見道經

不約今古契再上則赤壁壁端天池積叶醲泉作金色真源信無二山土胥金色更無林木翳東南流折北歷汪三百里叶穿星宿海東色微淡以易東至貴德堡遂作純黃色叶向稱星宿海亦未大差致集林云有人（未書其名）見婦浣沙異張騫支機石更述荆楚記或到星宿海傳會傳奇偽統

天一所生軒圖旨早示考訂誌其詳惟顧

炎淵賜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

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為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即星宿彼時訛譯為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為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崑崙之語亦不為無因蓋崑崙在今回部

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為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崑崙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崑崙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是難而得決

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欽定契丹國志一部

乾隆四十六年奉

勅重定以宋葉隆禮原本書中忽內宋外遼忽內遼外宋茫無體例所引胡安國諸說尤多紕繆爰

命儒臣訂正錄入四庫全書凡十七卷

聖製命館臣重訂契丹國志諭

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勅所撰契丹

國志其說採摘通鑑長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鈔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書法訛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為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或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勅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為紕繆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於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

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予分注於北遼之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勳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同父被晉圍慮禍及身乃劫其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背叛子惟有一死以答君親豈有蔑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蔕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指駁者數十條館臣乃請徹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

之事是非萬世之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
丹國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訛謬
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
詳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灰
牛毳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猪頭披皮之事雖迹
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吞卵姜嫄履武復何以
異蓋神道設教以溯發祥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
必信遠而疑近乎其餘遼帝過舉如母后擅權諸事
足為後世鑑戒者仍據志直書一字不可易該總裁

等覆閱進呈候朕親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
於簡端以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
欽定清涼山志一部
乾隆五十年奉
勅重修曰
聖製曰
天章曰
巡典附
恩賚曰佛蹟曰名勝曰寺院曰歷代崇建曰靈感曰

方外曰歷代藝文曰

國朝藝文曰雜誌曰物產凡二十二卷